隐身幕后(十八)

美神的飞升

航鹰

青少年时的舞台美术工作影响了我一生的兴趣爱好,首先是对绘画的热爱。因为改行早,又守着那么多美术专业人士,画笔是多年不敢拿了,怕露怯。但我一直爱看一切和美术有关的东西,书籍、画册、展览、画家传记……少年时我曾手抄过早期印象派的理论文章,至今还能诌些西方美术史什么的。我闹过两个大笑话,一是在巴黎奥赛美术馆,爱得实在走不动道儿,便小心叮嘱儿子别开闪光灯偷拍,回家再找评论文章细细赏析。看上哪一幅画,我便轻咳给他个暗号……一路偷拍下来吓得我浑身大汗。待到走出美术馆时才发现一块英文牌子上写着允许拍照,只要不开闪光灯就行了,我们母子哈哈大笑,办了件放着官盐贩私盐的蠢事。后来有一年,什么外文也不懂的我独自一人进了阿姆斯特丹梵高美术馆,关上闪光灯就大模大样地拍起照片来了。管理员和众多参观者都向我发出嘘声,我这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外国美术馆都允许拍照,又吓出一身大汗……

1989年拍摄的拙作电视剧《乔迁》,中央电视台播放了6次,荣获"飞天奖"。剧中因演员和工作人员众多,后期制作时发现片尾字幕很长,主题歌需要唱两轮字幕才能播完。我看着"拉洋片"觉得很乏味,想了个填充画面的主意。学美术时我就非常喜欢水彩画,可惜绘景主要采用水粉画,舞台上较少有用到水彩画的机会。我邀请天津美术学院贺建国教授画了20幅水彩画,主题都是天津小洋楼和海河风光,贺先生的油画也很棒,但我更喜欢他的水彩画。曾经"隐身幕后"的舞美经历,使我深知灯光是舞台的灵魂,也是电视剧场景的灵魂。与其他画种比较,我确信灯光照射下的水彩画最为透亮、纯净、雅致。果然,用一幅一幅淡出淡入的水彩风景配衬片尾字幕和主题歌,不仅新颖漂亮,还从各个角度介绍了天津城市风情。

《乔迁》播映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在全国的电视剧中首次以绘画作品配衬片尾字幕,广受业内人士赞许,我很是沾沾自喜。

别看我拿不起画笔了,却还不失"白话蛋的话剧院"英雄本色能诌几句二半吊子的"画论"。有一年,天津年轻的山水画家申世辉要办画展,好友李玉林让我给他写篇评论文章,我说我只懂点儿西画儿哪懂国画呀!无奈朋友相托只得从ABC学起,找来一些国画启蒙文章恶补,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云山雾罩地诌了一篇《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 的老板,他把楼内原先的优雅布置全拆了, 旦拆了,谁再提什么意见也改不了啦!山》,起码在文学上切了山水画的题儿啦!文章发表在《天津日报》。"申世辉画展"开幕式上画家们对我都很热情,纷纷递给我名片。我捧着一叠名片问李玉林:"画家们怎么都这么爱送名片呢?"玉林笑道:"他们都希望你关注他们的作品,写文章推荐呗!"啊?还真把我这个被强打上架的跛脚鸭子当成画评家啦?以我那点儿现趸现卖的可怜的国画知识,偶尔为之尚可,再要胡诌可就"刨底"露馅儿啦!

剧院生活给予我的艺术乳汁还有一项是摄影。每一部新戏彩排完成以后,都要在剧场实景安排一天时间专门拍摄剧照。石路老师还是摄影家,他和李郁文负责拍剧照并洗印剧照(李郁文是女作家赵玫的母亲)。拍剧照是个细致活儿,反反复复很费时间。因为需要换景换服装,舞美人员全体恭候。没事傻等,很多人都烦了,我却能坐在观众席兴致勃勃地观看,一部戏一部戏看下来对照相尤其是艺术摄影也就一知半解了。

当年并未想到学到的那点儿拍照知识日后派上了大用场。新世纪之初我转而出访收集天津历史资料时,采访老外一点也不憷头,举起照相机摄像机一上来就不手生,抓拍啦,选景啦,构图啦,光线啦,推拉切摇啦,顶半个内行,真不愧是石路老师的学生。在筹办"近代天津博物馆"时,我已经是年近六旬的老太婆了,整天举着照相机绕着旧租界去拍小洋楼。那时没有经费,雇不起人,凡事都要自己动手。有一次在马场道拍摄那座有名的"小怪楼",因为有树挡着拍不着全景,我便攀上了铁艺墙。不料栅栏那么不结实,开裂了把我闪了下来,幸亏没摔狠,我赶忙把铁艺墙扶好逃走了。

沽上丛话

前面一文介绍了,我们到美国找到了百年前来华的奥地利建筑设计师盖苓的后裔,小盖苓提供了他父亲的设计图纸。回津后我按图索骥找到了盖苓设计的20座小洋楼。其中昆明路117号吴颂平故居长期空置,一天上午我央求看门人让我进去拍摄。当年我只有一架"傻瓜"相机,在空荡荡的三层楼里从各个角度拍了一百多张照片,拍完内景出来发现院子里楼脚镶着标明盖苓设计的石碑,但有树影挡着字迹看不清楚,我饿着肚子在院里坐了两个多钟头等待阳光西移。老伴儿等我吃午饭等不来,骑车沿着五大道一座楼一座楼看,这才找到了我。我拍完吴颂平故居不久,那座建筑就卖给了一个开饭馆改成了镶金包银的土豪装修,我拍的照片成为了百年老楼原本风貌的绝版!有一点需要说明,当初的建筑设计师不仅设计建筑外檐,也负责室内装饰设计,"原汁原味"可都是出自盖苓的手笔呀!

我上街拍照那会儿中国人还不趁手机,还没兴起"拍摄小洋楼热",酒店饭馆也没有悬挂那么多模糊老照片。我们馆里即已从欧美收集到众多罕见的高清老照片,对现存小洋楼照片也已经基本上收集全了。

近代天津博物馆在筹建过程中,得到了市里城建口朋友的大力帮助。我很想报答他们,但文人无力送重礼,送点什么才最能表达心意又讨喜呢?我想了个好主意,等到又有出国采访机会了,我在欧洲各国拍了几百张老楼照片,不仅有建筑式样全景,还有门、窗、外檐装饰、雕塑的细部……回来洗印成册送人,定会受到建筑专家们的欢迎。我有心脏病,本来走路就气喘吁吁,沿途如此折腾十分消耗体力。旅伴们表面不说什么,心里早就烦了,总是走在前面回头以目光催我,一路追赶他们连歇息一下的时间都没有。不料回国以后,一个临时帮忙的年轻人在操作电脑时,不慎把宝贵的照片存储卡给销毁了,气得我大发雷霆,那是我一生中发脾气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号啕恸哭。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8年,天津出现了一件引起全国瞩目的大型艺术作品——火车站大厅半裸体穹顶油画《精卫填海》,是由著名油画家秦征率领年轻团队创作的。秦征和人艺赵路、张学新他们都曾是战友,也是从解放区进城的"红色艺术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他接受那项创作任务时,向市领导提出了西方艺术家式的要求——在画作揭幕之前不允许任何人观看。市政府接受了这一条件,并向他颁发了全权委托聘书。于是,穹顶画随着天津站工程同时实施,直到完成后才陆续邀请市领导人去看。

有一天秦征先生给我打电话问:"你怕得罪人吗?"我表示:"那要看什么事了。"他说:"市里有老同志看了画,说让把精卫画成桃花脸儿。"我问:"什么叫桃花脸儿?"他说:"就是京剧里的青衣花旦那种化妆。我说精卫是史前神话,那时没有化妆品。老领导又让给精卫穿上兜兜,我说史前也没有纺织品。"我问:"那您想叫我做什么?"他笑道:"请你以最快速度在日报发一篇文章,评一下穹顶画,咱再把照片发出去……"我立刻明白了,他是想造成公众认可的既定事实,我爽快地答应:"行!"

秦先生陪我爬上了高高的火车站正在施工的穹顶,这里有工程队特意为画家们搭的脚手架,顶端铺着板子,"地板"上铺着布,几位年轻画家还在改画。这里离穹顶太近,站立着看不全画面,只能躺着看。我躺着变换几次角度,总算看到了巨画的全景。我一边像个还不会翻身的奶娃似的"转磨"一边心里发笑;这么高的脚手架一回到家我兴冲冲地找出《西方美术史》一通温习功课,国画咱不懂,评论西画咱不憷头,自幼在话剧团长大,舶来艺术咱能说出个道道儿!我很快地写出了《美神的飞升》,天花乱坠从古希腊崇尚人体健美说起,亚里斯多德、米开朗基罗、太阳神阿波罗、断臂维纳斯……总之一句话,人体美是健康美。《天津日报》以大半版的版面刊登了《美神的飞升》,配发好几幅《精卫填海》照片,百姓争相传阅。此事没有再起波澜,通往火车站穹顶的脚手架拆了!

《精卫填海》一时成了天津改革开放的名片,外国媒体据此报道说,天津是一座很开放的城市。

前年,我们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收集了一套"口述历史"资料,采访了二十多位当年创业的亲历者。只有秦征老先生家是我亲自率队去的,他已经95岁高龄了,头脑仍很清晰,口齿略显吃力。老友相见,忆起当年小伎俩哈哈大笑……

梅雪争春(中国画) 季家松

清代武清名胜四景变六景

侯福志

1675年梓行的康熙版《武清县志》有"武清四景"之说,而1742年所刊行的乾隆版《武清县志》,则由四景调整为六景。对比四景与六景的内容,发现其中之缘由,不仅关涉地理环境的变迁,同时还有行政区划的调整等社会因素之影响。这当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康熙版《武清县志》记载的四景为:宝塔凌云、凤台春晓、桥门秀水、舟集三沽。

宝塔凌云:指田村塔。它位于县治(今城关镇)东北之白家屯,唐贞观时建,共有七层,旁有绯宇琳宫,规模宏大,气象万千。另据该志书载,"田村塔,在县东北五里,即白古屯塔也"。这里所云白家屯即今白古屯,今属白古屯镇。

凤台春晓:指凤凰台。在县南二十五里(实际应为十五里)太子务。史载,太子村(属泗村店镇)有凤凰台,是辽太子赴黄花店省抑宫探望母亲而下榻的地方。"云木苍茫,青苔叠翠,有凤集焉。"

桥门秀水:指畔池。在县学棂星门外,四水所聚,浚池如半壁形,东有文昌阁,前有魁星楼,两旁有圣域、贤关二坊。

舟集三沽:指北运河、海河之漕运水道上的几个村庄。"县治南百里禹迹疏导之处,通于海,曰丁字沽、曰西沽、曰大直沽。"

乾隆版《武清县志》记载的六景中,保留了原四景中的其中二景,即凤台春晓、桥门秀水。新纳入了二个名胜,即奎阁灯光、西郊花柳;被替换的名胜有二,即"宝塔凌云"被替换成"古塔凌云","舟集三沽"被替换成"潞水帆樯"。

在保留的两个名胜中,两部县志所记载的文字未有变化。说明这两处名胜,在时隔67年之后,仍完好无损。

新补入的两个名胜,其中之一为"奎阁灯光",它是指县城内(今城关镇)的聚奎阁。它在学宫之东南,"背临南街,崇七丈五尺有奇,每遇元宵以其文昌帝君诞日,燃灯数百,光辉映射于十里之外。

其二是"西郊花柳",它是指县城西门外张桐营、草茨、吴家堤等村庄的野外春景,每当春季来临,阳光明媚,桃、杏、梨、李等"花柳争妍,游人络绎不绝"。

在被替换的两景中,其中之一的"宝塔凌云"被替换成了"古塔凌云"。"宝塔"中的这个塔已非田村塔,而变成了解口村的"古塔",它"在县南三十里解口。高出云霄,每逢阴雨,气象苍茫,仅见数级而已"。田村塔之所以被替换掉,最可能的原因是这座塔已经倒掉。另据考证,解口村今属黄花店镇,辽代曾建古塔一座,一直到1939年,它才因永定河发大水而倒塌。

"舟集三沽"之所以被替换成了"潞水帆樯",这是因为行政区划的调整。按照乾隆版《武清县志》载,"潞水一河,上达七省漕运,每值夏秋,粮艘估舶,昼夜往来,风帆上下,洵邑中一巨阨也。"这里所言之潞水,即指今北运河。金代有"潞水通漕"之说,即指1205年朝廷组织开挖潞水,使之成为大运河粮道的水利工程事件。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大运河才正式过境武清。

雍正八年(1730),武清县曾进行过一次行政区划调整。当年,从武清县划出了143个村庄归并至天津县,上述村庄分布的地域十分广大,涉及今北辰区、河北区、河东区、北辰区、东丽区、西青区等6个区。查乾隆版的《武清县志》,在被划出的村庄中,其中就有丁字沽、西沽两个村。大直沽村虽未出现在被划出的名录中,但保留的武清县行政区划中同样已无大直沽之名。因此,把不属于武清县的"舟集三沽"替换掉,似亦在情理之中。

老街旧邻打招呼

由国庆

母亲一直有个习惯,逢大年初一一早必让我先哪儿也别去,须到宿舍院里比她辈分高的、与她平辈的邻居家走一圈,给人家拜个年,说"替我爸、我妈来看看您"。其实大伙天天见,此刻到人家屋里问候一声并无大事,但这是礼数、规矩,证明眼里有人家。

我友楠楠,身有微残,从小在大杂院里"熏",家教也严,至今三十多岁了,无论生人熟人见面,从老远就"伯伯、婶"地打招呼。他父母曾对我说,嘴甜没亏吃,孩子出来进去得仰仗老街旧邻照顾。的确,老天津家长带小孩出门遇见邻居,无不马上知会孩子打招呼,小童稍有怯生迟缓往往会挨呵斥:"这熊孩子一点规矩不懂!"此谓家教之一斑。

街坊碰面儿,老天津人打招呼习惯说"吃了么"?或"这天儿够凉啊,您多穿点儿"。或"赵奶奶您看今儿天儿多好"?温饱、冷暖乃生活重中之重,虽然不见得谁给谁一碗饭、一件袄,但类似的问候与关怀最暖心窝。

再者,老邻居打头碰脸还有口头禅:"您干嘛去?""钱伯伯您(去)哪遛(弯)?"两厢三言两语一搭话,大体情况知晓,若钱家空屋子没人,邻居自然会留心关照,因为钱伯说了:"串个门明儿晚晌才回来,您过来过去受累给望一眼。"

昔年的邻里关系更诚挚,像今下所云的"私生活"概念淡,现在楼房居住一是互相认识的少,二是也不便直问"干嘛去"?以免落下打听隐私之嫌。如我与楼里还算见面常打招呼的邻居巧合一起坐公交车,直到我先下,彼此都没好意思问"干嘛去"?

见面问"挺好的",这在旧津胡同里也是常俗。还有的问"没嘛事吧?有事您言语"或"用人帮忙您说话"等。类似的话在今下也许会被误认为没话搭咯话,自找没趣儿。那时候,谁家赶上婚丧嫁娶大事,邻里之间是真言语、真帮忙,甚至举全院全胡同之力。娶媳妇搭大棚挡了人家阳光;胡同里落桌(准备饭菜)碍了路;主动让出屋子供喜事开席,即便祸祸(弄)乱了,诸如此类,一切都无所谓,没有闹不愉快的,最后主家给各户送一大碗顶着红粉皮的喜面就算皆大欢喜了。

天津传统是平民色彩较浓的城市,人与人之间,特别是街坊堆儿里忌讳"充大尾巴鹰"的人。晚辈、平辈见了上岁数的人打招呼叫"爷""孙爷",可大辈自己别仰脸就过,也要客气一律回称"爷、爷、爷"。不能妄自尊大也体现在其他细节上,比如李五暴发不义之财,出门专爱坐洋车(胶皮车),懂事的会到胡同外路口叫车等车,若在家门口"玩派儿"大摇大摆扭上车,邻居见了也许会觉得这纯属"穷显摆""臭显能",说不定还暗嘟囔一句:"走好,不送!"因为津人骨子里多少俗信老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两不犯;你有(钱)是你的,没人找你借。

俗话说"舌头打个滚,叫人不折本",老街旧邻讲和乐,低调平和才是真精明。

满庭芳 第四八二七期

32 回国奔赴革命第一线

革命者

何建明

上海文艺出版社

汪寿华、罗亦农、赵世炎三人,最初分别被分到了上海、广州和东北三地。留在上海的汪寿华比别的同学早些日子回国,因为老家诸暨有位姑娘等着他回去完婚。随后因为要参加中共"四大",汪寿华便到了上海。整个五卅运动期间,汪寿华与同学李立三、刘少奇等都在上海总工会工作,他任宣传科科长,那些领着罢工工人在街头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现场,他都经历了。

此时的罗亦农则是在广州与陈延年、周恩来等组成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广东和香港方面的工人罢工,以声援和支持上海五卅运动。

赵世炎那时在北方出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和北方执委等职,协助李大钊在从事北方数省区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包括成立"内蒙古工农兵大联盟"及建立武装队伍等。赵世炎也是党内有名的"能文能武"的才俊。当时北方地区很有影响的进步报刊《救国时报》就这样赞扬道:"赵先生为有名的《北方政治评论》的主编,其言论风采为一般革命青年所景仰,赵世炎之名遂扬溢于全国。"

五卅运动后的中国,以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政府为代表的南方革命阵营与北京北洋政府的北方反动军阀政权形成了对立局面。

汪寿华、罗亦农、赵世炎三人,最初分别被分到了上海、广州和东北三地。留在上海的汪寿华比别的同学早些日子回国,因为老家诸暨有位姑娘等着他回去完婚。随后因为要参加中共"四大",汪寿华便到了上海。整个五卅运动期间,汪寿华与同学李立三、刘少奇等都在上海总工会工作,他任宣传科科长,那些领着罢工工人在街头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现场,他都经历了。

此时的罗亦农则是在广州与陈延年、周恩来等组成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广东和香港方面的工人罢工,以声援和支持上海五卅运动。

赵世炎那时在北方出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和北方执委等职,协助李大钊在从事北方数省区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包括成立"内蒙古工农兵大联盟"及建立武装队伍等。赵世炎也是党内有名的"能文能武"的才俊。当时北方地区很有影响的进步报刊《救国时报》就这样赞扬道:"赵先生为有名的《北方政治评论》的主编,其言论风采为一般革命青年所景仰,赵世炎之名遂扬溢于全国。"

五卅运动后的中国,以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政府为代表的南方革命阵营与北京北洋政府的北方反动军阀政权形成了对立局面。

29 坑道保养

两个人的五星红旗

郑晋鸣

江西高校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当年开山岛驻军是一个连,过去全连人的工作量现在由他们两个人来完成。没有人监工,也没有人来验收,全凭自觉。

这项工作最好是在冬天干,那不仅是因为春天要植树、种地,秋天忙收成,捕捞、晾晒海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夏天坑道里寒气逼人,这种寒气蚀骨的凉啊!穿多少衣服都抵挡不住寒气的侵蚀,他们都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就怕这种地方。坑道冬暖夏凉,王继才王仕花夫妇俩在漫长的冬季,于这漫长的坑道里,干着烦琐的维护工作。他俩从未停止过扩充与完善岛上设施这项工作。

他俩像雕塑家一样地改变着开山岛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历经几十年的磨砺,不知不觉已经把开山岛打理得有模有样了。

无论岛上的日子过得多么漫长,日子还是一篇一篇地翻过去了,只是苦了几个跟着王继才母亲在村里生活的孩子。王继才母亲年纪大了,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三个孩子只能彼此依靠,相依为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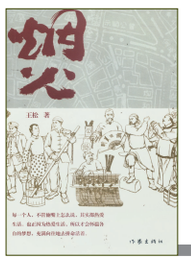
大女儿王苏是"80后",她小学刚毕业就辍了学。她早早挑起家庭重担,在家照顾弟弟妹妹。那一年,王苏该上初中了。王继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最终还是狠心地开了口:"王苏,你别念书了,爸爸求你了。"那年,王苏才13岁,在本该被父母宠爱的年纪,却要挑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担。她辍学了,为此她把眼泪都哭干了。从此,王苏死活不愿意和父亲说话。

有时候,姐弟仨甚至忘了,自己还有父母。一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滑下床沿的蚊帐被蚊香点燃,火苗蹿了起来。被惊醒的姐姐王苏一跃而起,拽起弟弟妹妹,然后一盆又一盆地泼水,直到把火浇灭。看着湿漉漉的、被烧焦了的被子,三人抱着哭成一团。

王苏托渔民给岛上的父母递了张纸条,王仕花满心欢喜地打开,却一下子僵住了。纸上写的是:"爸爸妈妈,你们差点就再也见不到我们了。"妈妈失声痛哭。这些字,像是用刀剜在夫妻俩心上,痛得鲜血直流。

"三个孩子这么可怜,为什么不申请回岸上生活?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照顾孩子,不能为父母尽孝,这样付出值吗?"有人曾经这样问王继才。"我走了,岛怎么办?"面对追问,王继才忽然掩面而泣,"我对不起妻子,这么多年我吃过的苦她都吃了,我没吃过的苦她也吃了。是妻子的陪伴,冲淡了海水的苦涩腥咸。我对不起孩子,儿子上学后,别人嘲笑他没爹妈,欺负他,他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抹眼泪。"王继才说:"我也对不起家人,父亲、母亲去世我都不在身边,母亲曾和我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你是为国家和人民守的岛,就是我死的时候你不在身边我也不怨你',但我怨我自己。有时候,我想家人想得直掉泪。"

75 再见面,倒不如不见



烟火

王松

作家出版社

杨灯罩儿又忙着来到针市街的"唐记棺材铺"。唐掌柜曾听王麻秆儿说起过这个杨灯罩儿,知道他是什么人。但既然来自己这里买棺材,就是主顾,一听是个有点身份的老太太,要的又是天津老礼儿,就特意给挑了一口描金彩凤、挂阴沉里的黑漆大寿枋,还特意给订了西营门外抬杠铺的一应执事。

这一场白事办下来,杨灯罩儿头一回两袖清风。大卫李虽在租界混洋事儿,对这些老礼儿的事不懂局,可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天津的白事倘按老礼儿办,必是内行才行,否则钱不少花,还看不出好儿。大卫李事先已问过懂行的,这堂白事大概多少钱,心里也就有数。这时一见杨灯罩儿办得这么体面,最后一算钱,只是事先想的一半儿还不到,对杨灯罩儿就不光是感激,过去的看法儿也全变了。发送完老娘,大卫李的心里过意不去,要请杨灯罩儿吃饭,说好好儿答谢他一下。但杨灯罩儿一听连连摆手,推说还有事,就赶紧告辞了。

来子离开"狗不理包子铺",还能经常看见小闺女儿。

当初高掌柜提这事,小闺女儿没同意,但事后就像没这么回事,跟来子该怎么说笑还怎么说笑。倒是来子,为这事挂不住脸儿了。现在来子离开了包子铺,虽说一想这事还别扭,但不用天天见了,心里总算松快了一些。可这一下小闺女儿又不行了。小闺女儿没想到来子会为这事离开包子铺,这才明白,来子为自己是真走心了。"福临成祥鞋帽店"也在胡同口儿的街上,跟包子铺斜对着,离得不远。小闺女儿在包子铺这边出来进去,也就还能碰见来子。来子见了小闺女儿也打招呼。小闺女儿却总躲着,实在躲不开了,才勉强冲来子这边笑笑。来子的心里也明白,已经到了这一步,俩人再见面,倒不如不见。

来子跟老朱也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当年他爸老瘪卖拔火罐儿,整天走街串巷,费鞋,就只穿老朱绱的鞋。老朱绱的鞋底儿厚,也瓷实,别的鞋穿几个月就飞边儿了,老朱的鞋经磨,穿个一年半载还能跟脚儿。老朱知道老瘪卖拔火罐儿不易,手艺人体谅手艺人,每回给老瘪绱鞋就多绱几针,最后也只收个本儿钱。来子也知道他爸当年跟老朱的交情,现在来"福临成祥鞋帽店",也就没把自己当伙计。铺子里里外外的事,都尽心尽力。

老朱是个闷人。但老朱的闷,跟来子他爸老瘪的闷又不一样。老瘪闷是心里有话,不想说。老朱是心里本来就没话。起初来子不知道,晚上铺子没事了,回去也是睡觉,就想陪老朱说说话。